

書到玩時方恨少

书到玩时方恨少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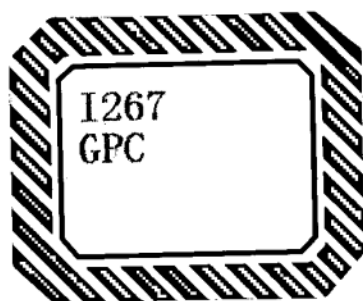
蘇聯程 著

蘇聯程
PDG

黄山书社

书到玩时方恨少

蔡鹏程 著



黄山书社

PDG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书到玩时方恨少/龚鹏程著. —合肥: 黄山书社, 2008. 5

ISBN 978 -7 -80707 -861 -6

I. 书... II. 龚... III. 旅游—文化 IV. F590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8) 第 002786 号

书 名: 书到玩时方恨少

著 者: 龚鹏程

责任编辑: 姚筱雯

特约编辑: 董 迹

装帧设计: 朱 鐸 汪 阁

出 版: 黄山书社

社址 合肥市政务文化新区圣泉路 1118 号出版传媒广场 7 层

邮政编码 230071

发 行: 广东联合图书有限公司

印 刷: 北京华联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: 880mm × 1230mm 1/32

印 张: 7

字 数: 138 千字

版 次: 2008 年 5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08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定 价: 20.00 元



启程：书到玩时方恨少

人非草木，自然要行走四方。但世上也有一辈人以乡居不移为高，偶或出离，就要大起故乡的悲思。写《茵梦湖》的德国作家施笃姆所说，“东西南北，虽则说是地大物博，想来想去，总不如在家的快活”，大抵便是此类人之座右铭。

而事实上，纵或家中有千般好处，人亦不能不出外去。例如觅食，就非外出不可。古代民人狩猎、游牧，后来游宦、赴考、谋职、商旅，都具有觅食的性质。若耕稼庄田，或设肆坐贾以谋生，固然可以不必奔走于道途，但货殖交换、采买什物、寻亲串友，依然不能不出去走走。何况，家中久坐，亦须调剂，出外旅游晃荡一番，也还是必须的。

外地当然不同于家乡。景观、物态、人情、事理都不一样，所以足以开益心胸、增广见闻。走的地方越多，耳目闻见

之获益就越大，故行万里路更胜于读万卷书。

但正如开卷虽说有益，毕竟仍有不少人读了等于未读，并未由书本子中获益。旅行也是。一只鸭子，让它去环游世界，回来还是一只鸭子，不会增益什么。大部分人去旅行亦是如此的。

某次，曾与一群阔人去海参崴。一团人珠光宝气而茅塞其心，对俄罗斯之风俗民情、海参崴之历史，一窍不通，亦无兴趣，夸靡斗富，以“台湾经验”衡量一切事务。我以为他们是乡巴佬，没出来见过世面。询之，始知彼等什么地方都去过了。其中一人还跟我笑话其同伴，说他们曾去埃及玩，玩完返台时，某君很狐疑地问：“阮不是去北极吗？哇孙仔要哇拍几张北极熊的照片给伊，哪拢无看到那个北极熊呐？”旁人说：“啊你嘛帮帮忙！咱去的是埃及，不是北极啦！”某君才恍然大悟：“哦，原来埃及不是北极唷！”

我当时还年轻，闻此奇谈，惊诧不已。后来旅行得多了，才知此是常态，雄山、胜水、名城、古迹间，所遇旅游人士，十之八九皆为此辈。乌龟吃大麦，根本搞不清楚看了什么，且在东看西看之后，连去了哪儿也常闹不清。

迩来亦颇有标榜深度旅游、文化观光者。但嗜欲深而天机浅，往往只是带着一张嘴去旅行，号称美食之旅或做旅行谈吃的报导，何尝知味乎？其与“海外炮兵团”虽若雅褻不同，性质其实相去不远。

之所以如此说，是因我对现今文化人之文化素养本就不甚

敢恭维，因此也不太相信文化旅游游得出什么名堂。

现在的文化人，当然术业有专攻，在其专业领域，亦俨然若圣若神。但是一旅行，就暴露了大家的无知。

某年在韩国举行儒学研讨会，会毕游皇宫，大伙儿走到金马门，一位新加坡代表脱口道：“哦，到了皇宫养马的地方了。”我匿不敢笑，想起明朝杨守陈的故事。守陈以太子洗马乞假回乡，走到一个驿站，驿丞不知洗马是什么官，问他：“你们洗马，一天要洗多少匹马呢？”他也就漫应道：“勤就多洗，懒则少洗些，不一定的。”这位儒学大教授，不晓得朝廷金马玉堂的典制，殆与乡下驿丞相似。但乡下的驿丞不了解朝廷制度，不足为奇，为何研究中华文化的大学者也不懂呢？这是因现在弄学术的人，只要抱着一两本书，钻来钻去，搭个理论框子，凑些术语，照格式制造些论文，便能出书升等，厕身上庠。故虽贵为教授、大师，除了那一丁点儿知识之外，什么也不懂。

可是旅行中须要懂的东西，实在太多了。一次我由张家界返长沙，火车上同座一对科学院研究员夫妇，看见火车过处水田惊起白鹭，都很讶异，问：“那是什么？”我说：“白鹭。王维诗‘漠漠水田飞白鹭’的白鹭。”他们一脸茫然，既未见过白鹭，也没听过王维。好笑吗？一点也不。旅行，就算只是走过寻常村陌、只是登山涉水，不去看人文古迹，也是需要学问的。草木鸟兽虫鱼之名，吾人泰半不识。缺乏博物之功，去做自然之旅，其实就是乌龟吃大麦，何况山川草木鸟兽虫鱼又往

往与艺文掌故相关呢。

旅中所涉典故史事，往往又不像“漠漠水田飞白鹭”那么简单。像在各地都可看见的丰碑巨碣，下面常刻一大龟驮着。有点知识的人就会知道那不是龟，乃是龙王九子之一，叫赑屃，善能负重，故以它来驮碑。可是龙生九子，除它以外还有哪些，可就不好答了。明孝宗曾以此问李文正，文正答以：一螭吻，形似兽，性好望，所以用为屋顶兽头装饰；一蒲牢，形似龙，性好吼叫，所以用为钟纽；一狻猊，形似虎，有威立，故立于狴门；一饕餮，好饮食，故用于鼎盘；一趴夏，性好水，故立于桥柱；一睚眦，性好杀，故用于刀环；一金猊，形似狮，性好烟火，故刻于香炉；一椒图，形似螺蚌，性好闲，故用为门铺首；一金吾，形似美人，首尾似鱼，有两翼，其性通灵，不寐，故用于锁钥。焦竑《玉堂丛语》卷一特载此事，可见并不易作答。但民间建筑上用这些东西却甚为普遍，其象征意义遂不容不知。

可是旅人的毛病，却在于不知就算了，并不深究；又或强不知以为知，不肯虚心下问，或访书求解。所以游山的人固然多，读过该地之山经、地志、草木状、花卉谱者可说绝少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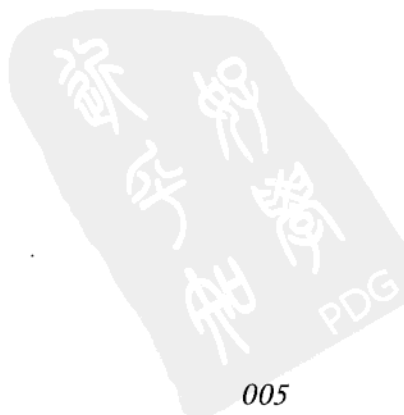
至于金石、人物、掌故、艺文、释道之详，谁也不甚了了。去玩时，既不可能带着书去，亦不可能预先晓得会看到些什么，会有什么难疑待考之处，有什么知识须要补充，故亦不知相关的书该有哪些。到了旅游地，则除了哄观光客的旅游介绍外，大抵也买不着什么真正值得参考的有用之书。回得家

去，累极了，睡觉都来不及，又怎有闲上图书馆去翻查资料？纵或去了，地方文献泰半也搜集难周，因此终究是弄不清楚的。

故而工夫不在旅中，乃在于平时的涵茹积渐。

如今台湾游大陆者，每年数百万人。但如果不懂宗教史、美术史、建筑史及音乐史，到底要去看什么呢？

我见过太多对佛教、道教毫无基本常识，而去游天台、普陀、云冈、敦煌；未闻燕王黄金台、燕太子丹的故事，不知赵武灵王射骑、邯郸学步成语，而去游燕赵；不知唐宋朝代先后，不晓官制仪注，而游西安洛阳的人。这些人平时缺少文化涵养，届临旅游地又不虚心，不知“书到玩时方恨少”，东摸摸，西看看，随任导游哄弄，与牧人牵掣放牧的羊群无异。那些跑来跑去的羊，能说它们是旅行家吗？



目 录

001 启程：书到玩时方恨少

行旅之一：孤独的眼睛

003 淘宝

008 妈祖的灵荫

013 离馆春深

018 守护遗迹

022 园之艺

027 名人故居

031 关公画墨竹

035 旅行者的美德

041 博物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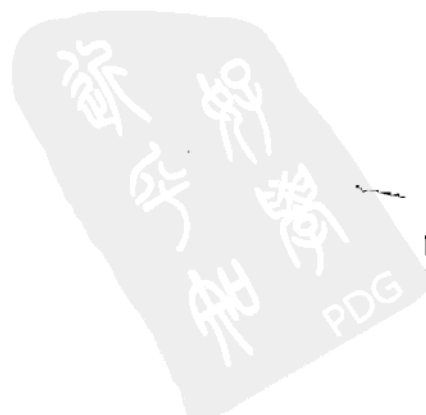
蘇子學堂

PDG

- 045 看东看西
049 啤酒花的岁月
053 思春
057 辉煌的北京?
062 戏服
066 南洋·山东·葡萄酒
071 光荣与屈辱
076 佛音
080 正定大菩萨
085 秦始皇与孟姜女
090 孤独的眼睛
095 自由的翅膀

行旅之二：东看西看

- 101 欧洲新区?
105 雄秀
110 和平帝国的城楼
115 桥
120 老店的历史
125 神圣性美感
130 大汗的园林



135	大学
139	山坳上的国家
144	紫禁城的风华
149	齐东野语
154	悲伤的铁路
159	阴阳界
164	城镇沧桑
169	长城的故事
174	那山那泉那海
178	古城
183	孔庙读碑记
188	孔 庙
192	保定大裂瓜
196	飞骑穷途

驿站：旅行者的哀伤

行旅之一

孤独的眼睛

孤独的眼睛

设计 视觉
PDG

只有孤独的旅人，才能深切体会着被异乡包围浸润的痛苦与喜悦。四无挂搭，独立却自主的个体，森然复出，才更了解异乡、更了解自己。什么都要自己与天地精神独往来。可是这自由正是孤独的。



淘 宝

目前赴北京旅游的人，很少不去潘家园逛逛，淘买些古董文物，试试自己的眼力和手气。市里类似潘家园的文物古玩市场也越来越多，各有特色。你重古董，我就发展奇石；你售器物，我则兼营花鸟。门道不一，客源便也不甚重叠。当然，重叠也无妨，去潘家园逛的人，往往也还是会再去琉璃厂、大钟寺等处瞧瞧的。

“改革开放”以来，各城市古物市场勃兴，实已为大陆一大特色。昔年只有少数文化人及玩家才会问津的这个领域，现在早已介入一般市民生活。外地旅客在各地寻宝、文物商人下乡采购、政府文博单位四出征集、阔起来的人想润泽一下生活，都促使民众提高了文物意识。家里翻出些旧碗破床，拿出来，说不定就贵如秦砖汉瓦；偶尔在街旁地摊子上捡拾回来一

两册脏书烂纸，也可能遇上懂行的，说你得着的竟是宋画明槧哩。

这奇异的“遭遇感”或心理预期，愈发刺激了文物市场的壮大，以致于几乎每个城市都有古玩市场，都有拍卖会，都有文物收藏者、爱好者组成的协会，有些还发行报纸呢！搞得更大的，则像山东收藏家协会、山东国立拍卖公司、《收藏》杂志、景鸿堂艺术品公司，十一月下旬即与山东大学美术考古所、上海《社会科学报》在济南召开“国内民间元青花收藏展研讨会”。要争取的，不是旅游团的青睐，而是国际专家同行、甚至工艺史上的肯定了。

话虽如此，我却以为整个鉴赏水准或品味是在下降的。

据明顾起元《客座赘语》卷八说：“赏鉴家以古法书名画真迹为第一，石刻次之，三代之鼎彝尊罍又次之，汉玉杯珖之类又次之。宋之玉器又次之，窑之柴、汝、官、哥、定及明之宣窑成化窑又次之，永乐窑嘉靖窑又次之。”这是明朝读书人的品味。到了清朝，新增了雕漆、景泰蓝、地毯、花灯、木雕等，品类渐杂。到民国，《旧京文物略》则说：“古玩商店，以瓷器为大宗，金石书画次之，瓦器木器又次之。玉器店以珠宝玉器为主，玛瑙、翡翠、珊瑚、水晶等属之。”跟明朝人相比，当时之鉴赏，乃是品玩文化，后来的人便越来越趋于玩物，故工艺逐渐高于文艺，器物本身的贵贱又重于工艺。

珠宝玉器、珊瑚玛瑙的赏玩，只要看品相、色泽、大小、做工便可，工艺只是略有些讲究而已。木雕牙雕铜雕刻骨刻

瓷，本身材料不值钱，所以就比较重视工艺，而诸艺又皆是今不如古，故以旧器为贵。漆雕，从前辄以朱砂和入漆中，现在也无此艺。景泰蓝，原称大食窑，出于西方，明景泰年间所制，已不易得，清康熙间所做，便足珍视矣。这些旧东西，就更需要点考年代、论技艺的知识。不同的作坊、不同的年份、不同的产地、不同的流派、不同的匠师制作，其价值与价格自然也就颇有差异。因此看这些工艺品，便须有不同于看珍珠玛瑙的眼力。

像元青花，二十年代英国华裔文物商曾携一对青花云龙象耳瓶到北京求售，此瓶原供奉北京智化寺，一件记有铭文六十二字，云系至元十一年制。但当时琉璃厂的老师傅们鉴定，认为元代没有青花，故此瓶最终流入海外，现存英国伦敦大学亚非学院。嗣后经霍布森、波普等人著文考证，学界才逐渐知道青花瓷在元朝已然流行。这就是眼力不及的憾事了。

今年，我在徐州参观一博物馆，介绍者仍向我说：青花是明代创制的，因为它使用苏麻尼青，这种波斯颜料乃是郑和下西洋才带回来的。介绍者会这么说，当然是由书本子上看来，可是这不知是何专家写的书，居然孤陋至此，不晓得元青花现已不知有多少，扬州唐城遗迹还掘出过青花残片呢！青花固然用的是苏麻尼青，但中国与波斯的交往可不需晚到郑和时期呀！

故所谓眼力，其实就是知识。鉴定珠宝真假，固需知识；工艺之鉴赏，则更有超乎真假以外者。至于钟鼎尊彝、金石字

画，所需知识尤多。

平时古玩商造假，造工艺品容易，造文艺字画困难，所以制作者亦有系统、各成流派。

如北京造、河南造、苏州造等等。北京造从前多集中在地安门一带，故又名后门造，以仿宫廷画家为主。绢本、工笔、重彩、大幅，外加黄绫，矩牙俱全、套边包首、赭色签条、轴头用牛角象牙，或缀以宝石，上面还要钐乾隆嘉庆玺宝。琉璃厂的，则以小幅镜心或册页为主，册页亦多用紫檀红木镶边。河南造就不同，以棉纸或蜡笺粉笺为主，并经染旧揉折。湖南造则以板绫花绫为主，染色做旧。扬州造多半为水墨纸本，以仿石涛八怪为主。苏州造乃以绢仿唐宋名家为多。凡此之类，无论字画、装裱工艺其实都十分可观。

作伪者精研各种技法，亦有非寻常谈艺者所能及之处。例如郑板桥字，我早年学临过一阵，总不得要领。后逢擅仿作者，才知郑用的是狼毫肥型笔，笔硬，但吸墨量大，所以下笔时刚柔并济，提按之间，非我辈用羊毫所能到。吴昌硕则是用羊毫，然他用笔习惯特殊，用毕后常只略洗而已，故每每余墨干结，要再用时，就径自用牙齿把干结之处咬开，所以笔如扫帚，虽柔韧而有刷劲，其诗云：“笔毫秃如垩墙扫，圈花颗颗明珠圆”即指此。这是笔。

纸张方面，古人写意画多用竹砑纸，是在生宣上用豆浆水刷上去蒸薰而成的，发墨效果较好。但赵之谦早年画工笔花卉却用竹砑纸，晚年才用生宣。钐印方面，旧说董其昌的绘画从